

忆记民进情牵教育二、三事

王如晓

我从1986年加入民进茂名市委会至今，已近40载，也算得上是一位年近古稀之年的老会员了。回想起来，能够像母爱那样抚慰我的心灵，像父爱那样铭刻心间，像初恋那样牵动情肠的，那就是茂名民进组织情牵教育，培养“四有新人”的情怀；那就是自己及民进同仁一起与中国共产党走过风雨同舟的日子。现回忆起来，还倍感激动和亲切。

民进会员，教改先锋

我有缘认识民进，是从1985年我在茂名市二小任教开始的。当时我市教育界有不少名师也加入了民进，其中包括我熟悉的邓元鑫、周华昌等老前辈，还有市教研室主任兼市二小校长曹德星、市二小副校长梁亦兰、教导主任江旭培等。当时我心目中暗暗称奇：民进组织为何有如此吸引力？能凝聚着一批在自己心目中如此敬慕的人物？从那时起我对民进组织产生了好感和向往。

后来，我还在工作中了解到，民进茂名市委会还经常牵头组织教研教改活动，与茂名教育界同仁一起将茂名教育搞得红红火火。其中最有影响的是民进茂名市委会邓元鑫等领导组织了包括市教育局局长及市区各学校校长在内的教育考察团到京、沪、宁等地考察学习，受到当地民进领导和教育同行的热情接待。那次学习活动搞得非常成功，茂名民进及京、沪、宁民进的领导那种敬业精神和人格魅力给考察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考察团成员折服。考察团的有关领导回来后，便以市教育局的名誉向全市推广了上海育才中学“八字教学法”、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学自学法”等最具前瞻性的教法，全市有不少中小学校立即行动起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教学改革中去，给茂名的教改带来了春天。令人欣喜的是，茂名教育界同行通过借鉴创新，在较短时间内便创出了具有茂名特色的教改经验，其中，《三先七步探索教学法》最为突出，经验在《广东教育》《上海教育》《湖南教育》等报刊杂志刊登，震动了

全省及周边地区，吸引了4万多人来我市参观学习，使我市成为了华南地区教改的排头兵。此举提高了我市教育在全国的知名度，也成为茂名民进在社会上的立足点，产生的良好影响及社会效应，被我市教育界传为佳话。

教研教改如火如荼

一九八六年我任教的学校——茂名市二小是湛江地区重点小学及本市唯一的一所重点小学。当时市二小的教研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三先七步探求教学法”在市二小的创立可谓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而且“香”及全省各地乃至湖南、上海等省市。曹德星、梁亦兰、江旭培等民进会员是“探求法”的得力推广者及热心实验者。

当时民进组织与市二小党支部可谓是亲如一家人，在共同开展教学科研中，在培养“四有新人”方面目标一致，殊途同归。在民进前辈的鼓励和指导 下，我校积极进行各学科教材教法的研究，形成了一套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方法，先后探索出小学思想品德课“四个步骤”教学模式、劳动课“三性”教学模式、转变学困生“三步曲”、班主任工作“五字经”等教育教学方法。我先后主持了“注音识字、提前读写”“探求教学法”“愉快教学法”“全脑开发”“语文活动课”等多项教学教改实验。同时，我经常在校内外、市内外进行公开教学，并得到与会者的好评，为来校观摩老师和教师进修学校的学员做专题教学研究讲座。

创办新蕾业余艺术学校，培养文艺新人

当年，民进茂名市委会审时度势，为适应教育新发展和家长急需，于1987年在民进领导邓之鑫同志的倡议下，经多方努力，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创办了新蕾业余艺术学校。首位校长为民进老前辈，中学高级教师梁亦兰，学校顾问为时任市长黄光才同志，第二任顾问为市政协主席吴兆奇先生。学校租用市二小、市三小教室上课，开设有书法、美术、音乐

（钢琴、小提琴、古筝）、舞蹈、写作、数学奥林匹克等专业班，聘请了市当年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老师或学校骨干教师上课。书法老师分别是吴兆奇、关以良、符少华、吴桂才等；美术老师有吴凤峰、黎文超、陈少凤等；音乐老师有赖游、郑学、詹东峰等；舞蹈老师有佐土茹、周宏丽等；奥林匹克有吴汝均、冯德基等；写作有郑江杨、何伟及我本人等。我本人还兼任新蕾艺术学校的教学业务管理。新蕾艺校于1998年起大发展便植根于市区各个小学之中，借助各学校的教学平台，向学生家长介绍新蕾艺术学校的教学宗旨、教学成果等，得到广大家长的大力支持，办学环境越来越好，声望越来越高。艺校与当地小学结盟开展一系列活动，借助传统节日或寒暑假，大搞艺术成果展示或专场汇报演出，市影剧院、东风电影院、红旗电影院、市少年宫、市江滨公园、市新湖公园等都留下我们展示活动的欢乐，留下了我们和家长、学生同欢的足迹。我们艺校的教学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得到当年我市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肯定。

更值得肯定的是，新蕾艺术学校采取公益性、低收费，对特困生免费的做法，得到广大家长的称赞。相比其他民办辅导班，我们艺校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从社会声望、管理、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组织活动都比一般培训机构强。所以，吸引了一大批石化及城区学校的各学科特长生前来学习。真是名师出高徒，新蕾艺校从1987年办校至2001年停办，培养了几千名各学科的特长生，最高峰时在校生达千人，不少人后来考入重点艺术院校或大学少年班，现在成为了各个专业学院的佼佼者，名教授、名师。茂名市于九十年代以来能够在全省高考、中考、职业教育走在全省的前列，名震南粤，与新蕾艺校的默默奉献、培养新人分不开的，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创办新蕾艺术学校作为民进茂名市委会的大功一件，将永载民进史册，永留茂名教育史之中。我自己作为亲历者和艺校管理者，现在回想起来还倍感激动和自豪。

时光碎影

第一次到香港

刘付德金

我第一次到香港是1992年，离现在已经30多年了，记忆深刻，今天回忆起来还是觉得很有意思。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回到市委统战部工作，港澳办和海外联谊是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部领导认为，市委统战部人员不多，各个科室同志都要全面熟悉统战工作各项业务，为此，部领导研究决定，安排市委统战部干部职工分三批到香港考察。1991年已成了两批，我是第三批，也就是最后一批，时间已到了1992年初。

作为公务出访考察活动，有工作纪律要求，审批也很严格，提出申请后，经外事侨务办、公安部门审批，才能办理到护照。当时香港还没有正式回归，办理出港的证件还是叫护照，199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后，才是叫通行证。出发前，我们认真进行了出访外事纪律学习教育，要求做到服装整齐，出席正式场合活动，要穿西装、打领带。因为是第一次出港，大家高度重视，非常仔细做准备，私下还交流出港时应该提什么行李包等一些需要注意的细节问题等，有人提议说最好是小型的行李箱，我们本地叫“皮夹”的，象公文包一样，既便捷又大方。但觉得要特地去买一个，要花钱又不实用，所以有的同志出去时，就会专门向同事借用。到我们这一批出行时，我也曾问过前两批的同志提的是什么行李箱，还想向一个同事借，后来她说，她那个皮夹借给第一批出访的同志用，被这个同事磨烂了，她是第二批的，都不用皮夹了，皮夹小，虽提携方便，却也装不了多少东西，叫我用普通的行李包即可。

4月下旬，我们这一批共6人出发。同行中，有一个是单位司机，我们便直接开车到深圳，在酒店住宿一晚，翌日早上从罗湖口岸过关。记得我从罗湖口岸过关时，还专门在联检大楼找访过我一个表弟。我这个表弟在联检大楼过道上当一家商店，专门卖陶瓷器具等，之前他曾写信告诉过我，我想就不如趁这个机会去探望一下他。当我向工作人员打听到那间门店，急匆匆赶到那里时，碰巧他却出外办事去了，没有见着，成了憾事。罗湖口岸人头涌涌，那时深港两地人员过关都是经罗湖口岸，印象中，皇岗口岸开通才不长时间，还比较少人过往。罗湖口岸排着长队，过关要填好几个表，深圳、香港两地关都要填，手续繁琐。

过了关，就到罗湖口岸站搭乘香港地铁东铁线，直往旺角。东铁线前面一段是建在地面上的，我是第一次乘地铁，看着一个个站名在窗外飞驰而过，我很不解，

问道：地铁不是在地下的吗？同行中带队的一位部领导之前是来过香港的，他答道，主城区里的线路是在地下，这里有一段在地上，主要是为节约建设成本，我才恍然大悟。坐上地铁，感觉快而平稳，车厢干净整洁，在车门旁，摆放有一大叠《大公报》、《文汇报》、《明报》等报纸，乘客上车来，随手可取一份翻阅，下车了就留在座位上。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香港地铁真是服务到家啊，很人性化。观察乘车的香港人，大多是穿体恤衫、休闲衫、牛仔褲的便装，反倒是从大陆进去的游客是西装革履多，我的第二个感叹就是香港人的生活节奏就是快，报纸看完，随意就丢在座位，迈着平底波鞋的双脚，步伐匆匆上落，走路生风。

在旺角站下车，我们步行一段路，就到了弥敦道760号东海大厦茂名旅港同乡会处，同乡会会址是一处两室一厅，约70平方米的房子，是市政府支持购买的会所，有厨房、卫生间，几张床，平时招待来访的公务人员。那些年，单位经费少，港澳酒店昂贵，住不起，出差港澳人员为节约经费，大多都是入住同乡会所。茂名旅港同乡会在8楼8F27室，茂南旅港同乡会在13楼13F23室，同茂名旅港同乡会会所面积差不多，同乡会所当时已有单位人员入住，我们住的是茂南旅港同乡会所。

联络乡亲、敦睦乡谊是我们工作的任务，我们拜访、约见的乡亲主要是香港茂名政协委员、同乡会主要负责人等，他们大多有自己的生意，在全球各地穿梭，平时很忙，很多时约见要通过同乡会秘书。茂名同乡会当时的秘书是周均培先生，周均培先生是一个很热情的人，对家乡来的工作人员都周到安排。通过他和相关人员联络，我们同香港茂名政协委员、同乡会主要负责人，如冯柏乔、黄瑞珍、梁景多等，进行饮早茶、或晚饭形式聚聊，在轻松愉快的交谈环境中完成工作任务。

工作之余，也走马观花般感受了这个东方之珠的大都会，同乡会安排了我们一日游活动，主要游览海洋公园、浅水湾、跑马场等地，由旅行社负责。一大早出发，下午5点多钟才回来。跑了一整天有点累，加上平时习惯午睡，生物钟作用，回途中我居然在车上睡着了，我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一车人都下车走了，我还不知道，是导游发现叫醒了我。我赶紧走下来，同行都走了好久，已经走到街角转弯处，看不见了，我才急追上去。游览中，印象最深的是观赏海洋公园中的海豚表演，训导人员和海豚亲密互动，引导着海豚时而在水中游戏追逐，时而跃出水面在

空中翻滚、跳动，水花四溅，引得观众阵阵惊呼，掌声一片。

感受香港的另一个方式就是游车河，当夜幕降临，霓虹灯亮起，开车穿行大街小巷，尽情饱赏现代化城市的喧嚣繁华，香港人称之为游车河。晚饭过后，同乡会的一位成员自告奋勇，主动提出开车带我们游车河，穿梭在仿佛繁星点点的大街，五颜六色交相辉映，城市之夜绚丽多彩，目不暇接。游完车河，他又请我们一行饮啤酒宵夜，一间大酒吧，中间是一个大舞台，不时有歌手上台驻唱，伴着活力四射的劲舞，我们在楼上的一个包厢远观，也未见得有多奢华，一如我们内地正开始风靡起来的各种酒吧、卡拉OK夜总会。

在香港出行，多数搭乘地铁，让我深深感受香港这座现代化城市魅力的就是地铁的便利和管理的现代化。对着先进的自动售票机，从小孔里丢进钱币，就能自动出票，进出闸门更是不用人工看管，简直看得我目瞪口呆，真是觉得大不可思议了。当时我心里还想着，象我们的省城广州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地铁，但后来也只是过了几年，广州就开通了第一条地铁线路。今天，当我们在广州乘着头铁穿梭各站时，早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了，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它的繁华和现代化管理程度早已超越了香港。

在香港期间，还发生过一件趣事。一天休息时，我与同行的单位司机出街购物，我俩正走在街上，遇到两个警察迎面走来，一个警察突然停下来，叫住这位同行，询问他从哪里来，来香港干什么，让他拿出护照来看，看完护照还给他，也没多说什么就走开了。事后，他自我解嘲道：看来警察都知道我是司机，要检查我，知道你是干部，不去查你。我则调侃般安慰道：你是有型，很酷，靓仔，你才查你。我们回到住处，把这奇遇之事当作笑谈说给大家听时，同乡会的工作人员向我们解释：因为有从内地偷渡过来的水客发生抢劫，所以警察在大街巡逻时，有时看到一些形迹可疑人员进行盘查。这位同事头发理了卷发，装束打扮异于香港本地一般市民，引起警察注意，故被盘问。这件小插曲很深刻，至今仍记忆犹新。

从香港回来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介绍到访香港的感受，当时分两期在《茂名政协报》发表，后收入2004年出版的我的个人的第一本文学拙集《苍茫瞬间》一书中。

在以后的岁月中，因为工作关系，我又曾多次到过香港，却是再也找不到初访的那种深刻强烈的感觉了。

马头岭上的陈年旧物

陈俊秀

高州沙田的马头岭状似一匹高头大马，头朝北，尾在南。马头岭不算高，但在沙田圩周围，它是最高的山了。马头岭不算幽深，据我所知也没有什么名胜古迹，但在那离山脚垂直高度约莫百米的地方，有一组我们亲手制造的陈年旧物，那就是“农业学大寨”五个巨型字，比改革开放推动沙田广种储良龙眼，进而获国评金奖，后在马头岭东面山坡筑起的龙眼阁要早二十多年的人造物。

五十多年前，不知是沙田公社革委会下达的“光荣任务”，还是我所就读的沙田中学的领导一时冲动，要以特殊的方法做一件特殊的事情来表现特别的政治热情——组织全校两百多名师生上山制造巨型标语，为农业学大寨运动造声势。

队伍从西麓的兽医站旁边经过，走了一段不太陡的上坡路，再越过石场下面的碎石堆，然后在山体的褶皱处沿着陡峭的雨水沟一直往上登。

我和几个年纪小一点的同学走在最后面。由于我在鉴江边长大，不习惯于走山路，因此没走几步就气喘吁吁了。有位男同学也是在鉴江边长大的，他爬山比我好不了多少，但他喜欢在关键时刻露一下文才。果然，爬到半山腰时他便故作坚强的样子，从嘴里冒出两句来：“登高登高再登高，一直登到山顶上。”

“抓把白云擦擦汗。”——另一位向来有点诙谐的男同学接上了略带浪漫色彩的一句。

我一屁股坐在干水沟里，有气无力地接上一句：“遥望炊烟叹饥肠。”那些年因顿的生活环境，催促一个未成年人早熟，在我的潜意识中已经融入对世态的淡淡的忧伤——学大寨运动开展以来，田地里的排灌沟渠由竖改横又由横改竖，泥土从东翻向西又由西翻向东，但生产队分配的稻谷人均每天始终只有几两，全家人勒紧裤带并实施“倾斜政策”才保证我在学校每天有八两米吃。每当想到此，不能不为饥肠辘辘而叹息吗？

我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马鬃”西侧斜崖——从山下往上看最显眼的地方。马头岭东面是碧澄澄的马尼水库和逶迤的山丘，高城的宝光塔遥遥可望；西面是一马平川，清波粼粼、弯弯曲曲的沙田河仿如一条玉带，从北往南



茂名印记 人人读毛著的年代



上了年纪的人，一定不会忘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人读毛著的时光。无论是工厂、农村、军队、机关、商店、学校，都掀起一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其时，人人身上都带着一本塑料皮包着的红色封面《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会议前，工休时都会拿出“红宝书”来读几段。当年有句非常流行的口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图为当年化州县红峰农场三队九班的工人们在工休时正在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的镜头。现在回想起当年的农场生活，他们不无感慨地说，那个时候，农场学军，每天早上被起床的号角催醒，尽管睡眼朦胧，但还是一丝不苟按班组集队到队部门前，在队领导的带领下，齐读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高呼“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才开工。生活虽然紧张艰苦，但感觉充实开心。

文/凡丁 图/化州红峰农场提供

一碗牛腩粉

陈冲

事情过去多年了。那时，外孙还在读幼儿园，现在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记得有天晚上，他嫌爷爷做的饭菜不好吃，不愿吃。我不知情，刚好这个时候到他家准备带他外出散步。这正中了他的下怀，高兴得又蹦又跳，拉住我的手就往门外走。

当年，从我们家到附近的小区散步，必须经过一条小食街。到了那里，小家伙立马来了精神兴奋起来，东瞅瞅、西瞧瞧，一双眼睛好像不够用了。最后，拉着我的手，径往一档牛腩粉走去。档主是位十七八岁的姑娘，眉清目秀，穿着一件洁白的工服。我给小外孙要了一碗牛腩粉。随着一声“好咧，马上就到”，端出了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牛腩粉，正谓“色香味俱佳”。小外孙看了，馋得口水都快掉下来了，无奈牛腩粉滚烫，不能尽兴吃，只好一边吹一边尝，越发显得小外孙好美的模样。时值寒冬，却吃得满头大汗。吃了好一会儿，他忽然停下来，神秘兮兮却又笑眯眯的附着我的耳朵悄悄说：“这个姐

姐煲的牛腩粉，比爷爷做的饭菜好多多了。”我忍不住笑，把这“悄悄话”告诉了档主姑娘。档主姑娘听了，爆出一阵银

铃般的笑声，乐得花枝乱颤，连连给小外孙加了三个“豆腐炸”，说是奖励。小外孙乐不可支，吃得更香了。

这时，有个穿校服的小女生来到了牛腩粉档前，看着小外孙吃得如此津津有味，也想来一碗。但她摸摸口袋，显得有些难为情的样子，然后怯生生的问：“小弟弟吃的这碗牛腩粉多少钱？”档主说：“不贵，只三文鸡(3元)。”小女生听了，低下了头，却默默转身离开了。显然，是她口袋里的钱不够。当时，我并没察觉有什么异样，自然没往心里记。但事后，乃至多年后，总想起这件事，总觉得自己应该为这小女生买单，让她吃上这碗向往的牛腩粉，了却她的心愿。但我没有，竟是如此的冷漠。事后一直在自责：当时为什么不小姑娘尽这点微力，献上这点爱心？每每想到此，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乃至多年以后的今天，禁不住要把它写下来，就像拿条鞭子在抽打自己的灵魂，抽痛了心里才感到稍稍舒服些。

现在，真希望当年的那一幕能重现，给自己一个补过的机会。但时光已逝，往事不再，只能留下遗憾和忏悔了。